



马街又听书

◎翟红果(河南平顶山)

正月十三一大早,我们驱车来到马街,将车停在离会场三四里的临时停车场,随着人流缓步前行。

走进马街,就像走进了一幅民间风俗画卷。那座击鼓说唱俑雕塑,那片开阔的青青麦田,又迎来了新一届曲艺盛典。

放眼望去,大路上,小道旁,步行的,骑车的,扶老携幼,从东南西北,潮水般涌进会场。田地里,坡上坡下,河边荒野,人挨人,人挤人,摩肩接踵,熙熙攘攘。

天南海北的说书艺人,仨俩结伴,四五成群,以地为台,以天为棚,在河坡处、麦田里、小路旁摆下阵势,扎起摊子,脸对脸,背靠背,打起竹板,拉起琴弦,南腔北调说唱起来。山东琴书、河南坠子、四川清音、河北梆子等新曲乡音交融在一起,好不热闹。一时间,眼睛看不过来,耳朵听不过来,只恨自己没有分身术。

条件好的,搭台唱戏;条件差的,席地而坐。无论规模大小、人员多少、设备如何,艺人们都非常卖力,一个个精神焕发,拿出了看家本领。不是擂台,胜似擂台。看,那位中年男子,腿上绑个梆子,脚尖一起一落,梆子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他的腰间扎着一条布袋,弦子放在布袋上,拉弦子的另一只手里还拿着筒板,一边演唱,一边伴奏,眉飞色舞。

主会场中心地带,从安徽界首远道而来的民间曲艺人刘井彩一亮嗓,就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。他表演的是渔鼓,铿锵的鼓点、声如

洪钟的说唱,处处精彩、句句出彩。70多岁的他动情地说:“整整三年,我日日想、夜夜盼,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疫情前,我和同伴连续十多年来这里说书献艺,和许多民间曲艺人成了老朋友。今年我最想和他们叙叙旧,一道切磋技艺,再把新曲子唱给年轻人听,希望能够传承下去,让书会代代有人,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呀!”

书场似春潮,一浪高一浪。“历届书状元展演开始了……”一阵声响,人们潮水般涌来。多位往届书状元轮番登场,节目精彩纷呈。台上,琴声悠悠,演员们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。台下,观众如痴如醉,掌声笑声此起彼伏。

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,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!”一首激昂悲壮的《满江红》,瞬间吸引了人们的眼光。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正在绘声绘色地表演《岳飞传》,79岁的她动作娴熟、口齿伶俐,虽然声音多了些沧桑,但依然把岳飞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“中原第一女丑”张晓英登台接连演唱了电影《满江红》中几段豫剧唱段,鼓掌声、喝彩声响成一片。

一位10岁的小姑娘嗓音清亮、吐字清晰,河南坠子唱得声情并茂。她叫胡梦哲,是马街村新一代艺人,跟着师父学了三年河南坠子。今天,她如愿站在马街书会现场,落落大方的表演受到观众的夸赞。她说:“唱河南坠子提神、提气、

有趣,观众喜欢我,我非常自豪,梦想将来能成为马街书会的‘书状元’,在更大的舞台上唱响河南坠子,讲好咱平顶山故事。”听了她的话,我想刘井彩老先生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。

这里没有官民之分,没有阶层之别,无论贫富贵贱,无论何职何业,一样挤在人群中,或坐或站,或走或停,此处听一段,彼处听一曲。

晌午一到,在小摊前喝上一碗羊肉汤,夹上一个牛肉火烧,吃完一抹嘴,又挤进人群。

唱者如在梦里,听者如醉如痴。唱的听的融为一体,说的醉人,唱的醉人,那夹杂其中浓于血、醇似酒的乡音乡情更醉人,人们自由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。每个亲历其境者,都会被这叹为观止的奇妙韵所融化、所震颤。这些点点滴滴、丝丝缕缕,足以描绘出一幅像《清明上河图》那样的风俗画来,足以找到这一活动世代不衰的根根梢梢、脉脉络络,足以窥见淳朴善良的马街人对曲艺情深意笃的自然天性。

马街听书,听的是情趣,感受的是质朴与纯情。穿行书场,用心聆听这个真实奇妙世界里的动人旋律,用眼睛寻找尘世间那份朴实、真诚和快乐。艺人活灵活现的表演,听书者如痴如醉的专注,老人们岁月雕刻的轮廓,孩子们童趣稚嫩的天真,将一一收藏于记忆之中。



种风景的父亲

◎赵自力(湖北黄冈)

父母住在乡下老家,种几畦菜园,养一群山鸡,经营着晚年时光。我和妻子住在县城里,偶尔给他们打打电话,但不经常回家。

我和妻子非常喜欢出去走走,尤其钟情于美丽的风景。我们追随着四季的脚步,看松涛阵阵,看层林尽染,看苍翠欲滴,看红叶摇曳,看落叶萧萧。几乎每个假日,我们都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,饱览大好河山。

春天来了,母亲打电话来说,父亲想买些不常见的树苗,让我们帮忙打听一下。“你们年纪都那么大了,种些菜养些花就可以,还劳神费力去种什么树啊?”当时我们正计划到庐山看日出,不仅没把这当回事,我还数落了父母一顿。

大约半个月后,母亲又打电话来说,父亲的脚崴了,叫我们回去一趟。父亲的脚是大事,我们一刻也不敢耽误,迅速收拾好东西驱车回家。我们一路开着车,心情却不太平静,回家只有半天的路程,而我们一年就回那么几次。父母都是花甲老人,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?想到这里,我心里很是愧疚。

到家时我看见父亲坐在院子里,他看见我们回来了,连忙笑着慢慢站起来。我一边扶着父亲坐下,一边嗔怪他:“怎么不小心呢?我叫你别种树了你偏不听,万一摔得骨折了怎么办……”我正要继续唠叨,妻子朝我使了个眼色,我才没接着说,只是捏着父亲的脚,怜惜地看了又看。

“不碍事,医生看了没有骨折,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”父亲宽慰着我们,“走,我领你们看看我种的树。”我扶着父亲一瘸一拐地走着,妻子和母亲跟在后面说着话。不一会儿,我们走到了屋后山,看到了一大片还没发芽的树苗,足足栽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。

“不知道是什么树吧?”父亲看出了我们的疑惑,“这些树苗都是我到野外挖来的,一百多棵枫树加几十棵乌桕树。用不了几年就长大了,春夏季节枫树绿得最好看,秋天就可以看乌桕树的红叶了,这样你们就不用到处跑,可以经常回家坐在家门口欣赏风景了。”父亲高兴地说着。“你父亲的脚就是去大山上找树苗给崴了的。”母亲也添了一句。看着父母在风中微微颤动的白发,我喉头一紧,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。

从此,每年春天我们常常陪父亲种风景。父亲的风景树,也永远种在了我们心里。

春节的压岁钱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如果说春节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民俗写意画,那么压岁钱,就是近景中色彩艳丽的一朵花,摇曳多姿,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

小时候过春节,早早就打起自己的小九九:买炮,买小人书,买棉花糖……掐着指头盘算。亲戚中谁啥时候来,谁给的钱多,都悄悄记在心里。就是正疯着玩儿,也时时操着心,瞅着家的方向,见有人来,就飞似的往家赶。鞠躬问好,压岁钱没跑。那时的压岁钱,一般也就两三块钱,偶尔遇上一回大的,事后大人还会说“帮你存着”,就收了去。就是剩下的小钱,还要再“帮你存一些”,到手的虽不多,但也比平时要多得多。再说,既说了是帮我存着,

我就能死乞白赖地去要,多少还能再挤出来一点。想想都乐。

收过了压岁钱,就得出压岁钱了。我刚出压岁钱时,10块钱面额的顶天了,被称为“老头票”。节前,就得找银行的朋友兑换新钱,新崭崭的票子,有面子。同时,得换点5元面额的和一些1元的硬币。都给10元的,受不了。人家给咱孩子10元的,咱就不能再单回一张老头票过去,得另外多加几个硬币,作为“配重”。你敬我一尺,我敬你一丈,还不显山露水。这也是咱国画中的写意手法。走亲戚,看哪个晚辈没在,就会说,这小子在哪儿,还不快来给我拜年?其实,是想给孩子一个惊喜。这时,“帮你存着”早已成了过去,孩子们

看的是《黑猫警长》《葫芦娃》,玩的是电子游戏,对压岁钱,也早没了父辈小时候那样的渴望。压岁钱,也成了这幅画的一种闲笔。

现在,工作流动性大,天南海北的都有,有人忙,春节回不来,就给家人视频拜年,看到那胖嘟嘟挥动的小手,赶紧微信红包,发压岁钱。就是一块吃年夜饭,也没人去弄红包了。上学的孩子,谁没手机?微信红包,简单方便。新年祝福,举杯庆贺,热闹过后,拿起手机,红包飞去,笑脸飞来,一屋子叮叮当当响成一片。

如今,压岁钱这朵花,越开越大,红艳艳的,在屏幕上飞来飞去,不仅给春节这幅写意画增加了时代的色彩,还增加了动感。